



黃修泉

愛倫坡曾寫了一篇小說，他借了主人翁的話問其父親說：

「父親啊，」我活着的最大目的究竟是什麼？」他父親回答說：「……你生成一隻好鼻子，不錯，這是事實，……我向你承認，在我們城鎮裏，一個偉人的偉大處，固然和他的鼻子大小成正比例，可是天啊，可是一個完全沒有鼻子的偉人，可就沒有能爭得過他了。」

是的，他活得不曾去問「最大目的」的時候，他是最愉悅的時候了，一旦他遭遇了挫敗，在他想得知什麼是他活着的目的時，他竟發覺他只是憑著他的鼻子而得著人群的讚美而已。他只倚賴著一隻美好的鼻子（先天的再加後天的每天拉扯那麼兩下子）而生活得竟充實而美好，充實得令他不思考什麼是他生活的目的。

這只是一篇小說，你可以在愛倫坡小說集中找到的，我借這幾句話只是想表明，這時候仍有太多太多人是活在「鼻子的成就」的生活裏，當然鼻子只是一個典型，一個同類的譬喻而已，你可以輕易的聯想到有些「有成就」的人是倚賴著什麼而稱喜的，那東西當然不是鼻子了。

文明的進步，漸漸為人類視為自然與可肯定的，不必再以什麼嚴密的力以促其實現。受了這一種思想上的安全的影響，人們對於促進精神上發展的努力不再十分重視了，其實這種安全的意識，並無什麼十分可靠的保證。由此推論，人類對一種社會制度與結構，並不存有完整的概念，他們對既成的

事實大多只是「想當然爾」地去思考和推論，他們欽佩某些典型，只是因為別人都欽佩之，他們喜愛某人，也只因為別人都喜愛之，他們將一切視為自然，並不嚴密地思考是什麼力量促成此類的發生，這逐漸成爲其思想中的死角，散佈着腐敗和霉苔。

我們次論及一般性的知識對人類智能產生的啟發，依康德的論點承理性主義之著規而言，科學之所以成立有其先天性之成份，其知識論之工作則爲證明事物何以必須服從此天成份而已，而事實上此一天成份於康德的論點中實已深信而不可移之。

事實上多數人都不易分辨出什麼是無可置疑的知識又什麼是需要考慮及絲毫無涉於真理的神話，這在青年群中特別明顯，他們對許許多多得到的知識（聽得的，看得的那並無什麼區別。）所採取的思維方式及程序都是別人所特意結構成的格局，因此，很自然地他們會認爲他們經由自我而得著此知識。當然一般而言，科學知識也正是如此得來，但我想說的並不指的是此類的技術學問及一般性的工具書籍能力課程，我想說明的是涉及生存本意的真理就如那主角所說的「我生活的最大目的是什麼？」當然，他活在一個以鼻子的大小比例以判斷偉人之所以爲偉人，我們也可以說有人以考試成績及薪級高低以分辨成就的大小一般可笑及幼稚，這是一個引導著社會文明造成某一狀況的天賦的力量，而很多知識份子（我想不出該如何劃分這一類人，也只好以受高等教育薰陶的大學生爲基準算起，）並

無能力去分辨和站立起來指明其謬誤者，這便是知識判斷能力之缺乏造成知識反足以破壞文明及進步之意。

何以故？正如康德不得不先定義好某些自然定律一般，而由亞里斯多德的例子我們可知某些被人類所定義的自然律竟是十分可笑的天真，而當時的人類並不如此認爲，我們說這不就是造成文明破敗的明證？當然我們稍微移轉一下也可將之適用於生存律了。人類終不得捨低度生物邏輯之本能又何能成爲一智者呢？只要是旋繞在知識海中的學生更易在前人所定的格局中打滾，終淹斃於此一無限大海中，至其生命終結不過是說一句：人生不過如此爾。何以有人窮畢生之力仍往此窮鑽窮研？我們可能判斷的便是人類自己造成某一荒謬以驅使自己去取得低度生物邏輯行爲之條件。

答案是很清楚了，人類（尤其是此時此地之人類）將知識視爲一種條件以交換生活，如此之知識將永遠走在生活之後，那就不易發覺其情況是否可笑，除非知識已走到生活之前面，否則你將看不出什麼是荒謬的。那麽具有「鼻子的成就」之庸人將高興得合不攏嘴來，他也就去尋求什麼是他生活最大目的了，除非整個社會狀態改變使他那「成就」不成爲「成就」否則日子倒是相當好過的。

多數的自由主義份子所尋求的「自由人」除了本身能因爲一我爲我欲。而他們仍不得提出一種知識文化爲水準以免重蹈於野蠻蠻境，他們不得不建立一自然道德律以成爲自由人之條件。事實上由此重點我們可以見到知識之不可缺也，用自然的區別以附從於道德，否則道德脫離自然便成爲一種嚴重的約束了，此一論說實爲康德純理性批判中所謂一自然在如何條件下之可能始不妨害道德之可能，且不獨在道德意志如何獨立，而在道德意志如求獨立必須配之以如何之自然。要能細細分別規劃以成一完整之「自由人」則又得依賴知識之劃分，而知識本身是否具備完整的條件以適應此一狀況？這就值得重頭思考「鼻子的成就」那故事了。

我們說知識之建立乃在於「理性之反省」，知識必得經由人類理性思考以求得適應，及可以運用。而理性本身實具有一可悲之命運即理性反省過程

中必有若干既經認定之問題，此類問題超出人類生存經驗之外，因此被迫於求援於若干其他原則，此類原則因已無可能之經驗運用，故必得求取大量認可，弊病便生於此，在認可之下一類類荒謬可笑的方法則便出現了（當然，當時並不認爲可笑的，而是在理性循環及運用之過程之後始發覺某些狀態下之謬可是太天真荒謬的。）

爲了動阻那些具有一我比他好一的觀念的青年學子，我不得不將某些觀點擺在他面前，你不能因爲有了一個「中天生的鼻子」便自得意滿了，愈是上了大學他便是愈受騙得多，事實上，若不謙虛爲懷，揭穿了原來只是一個有「鼻子」的人而已。

我是個懶於動口更懶於動筆的人，因爲我深知學問知識並不是來發表的，那只是來研判來深思的，何況我庸淺得像井底之蛙，等待真正能了解或解開了某一觀點再行發言也不遲呀，所以說，若欲求真理只能依賴自己，而不是大學中幾本書所能涵括的。

「我雖不能知，然我實能想，自由。」贈送這話給我的是來自書本（當然不是教科本。）我就勸自己也就勸別人，多閱讀多思考，你便會開啓了知識之門，你也會發覺到許多許多，就如同政治、經濟、等等這一類切身問題比那些考試及測驗來得更重要更需要青年人，不要只躲在醫藥學院的後面籌劃着當醫生作藥劑師，或藥廠推銷員了，那不過是謀得物質生活的手段（毋寧說那是求生的手段。）但你何不去求得了解生活及生命的手段呢？解剖一具屍首就想懂得人生麼？那你也說一聲：人生不過如此爾。

你欲無所知的走下去，或是知道了再走下去，事實上大學便是等着你知道再走出去的。